

後漢書

卷二十四之三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36     |
| 冊數   | 500 ( 48 ) |
| 函號   | 別 10 1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十四

禮儀志第四 漢草文庫

梁剡令劉昭注補

禮儀上

合朔  
上陵

立春  
冠

五供  
夕牲

耕  
先蠶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  
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  
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謝沈書曰太傅胡廣  
博綜舊儀立漢制度



蔡邕因以為志譙周  
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  
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  
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  
皂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絺以行禮如故事公羊傳  
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  
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  
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土繫於天而  
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  
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  
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  
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  
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  
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命之  
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於旱則雩祭求雨非

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  
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  
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  
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  
復始日復常  
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  
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  
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日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周禮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  
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  
書不  
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

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而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

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

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

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

蔡邕獨斷曰凡與外

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寢殿前

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

鍾鳴

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

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

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

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

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

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

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

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

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

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

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

將其禮不可盡得闡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

臨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

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

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討

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鬼聞之今者日月久遠

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

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

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

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

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



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  
吉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為豈之言然  
最後親陵遺計

吏賜之帶佩八月飲耐上陵禮亦如之  
丁字漢儀日耐金律文帝所

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

律金布今日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

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

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

尤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瑋瑁甲一

儀日皇帝惟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祝

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

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

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齋天地七日宗

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

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

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

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衰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

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

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

禮謁

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義嗇於財任賢

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擗頭先帝之光耀

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

乘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濡之幼志

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

德未末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

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室卿司

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

王公以下初加進賢

而已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

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鶩兼侍中假

貂蟬加濟

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于實日若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

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日請省牲

舉手日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日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臣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

晝漏未盡八刻初納

于寶周官注日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

進熟獻

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

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

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

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

月令日天子親載耒耜推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日帝天也藉

也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日

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日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日

駢人藉稻杜預注日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日爲

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日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寶

周禮注日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

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

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

之艱難無違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

百官以次耕鄭玄注周禮日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

月令章句日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

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日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

二耜爲耦一耜之代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

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

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

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

史記日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

宗廟粢盛應劭日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

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日古者使民如

也



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  
 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為  
 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  
 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邠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  
 之蹟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藉也  
 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  
 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  
 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  
 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  
 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稷種早也種晚  
 也于寶周禮注曰種晚稷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  
 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  
 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  
 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

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  
 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之  
 日以太牢祠詩

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  
 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  
 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  
 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被也禮祀上帝于郊禘  
 以被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禘祀也  
 苦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  
 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  
 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鞬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  
 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  
 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待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其  
 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禘官嘉  
 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  
 是以三牲請于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  
 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晉  
 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止  
 東哲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禘之  
 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孝經授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輿

之車輿輪滿裏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

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

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

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

安車輿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

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

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

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

則榮非長子矣蔡邕袁山松書曰天子皮行大射之禮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

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

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

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

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

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

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

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邊俎皆如士禮於是

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

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

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

亦參五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

之也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

五更老也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

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

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九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饗在前視

體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也五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武

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

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

猶手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

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

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序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子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

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闕戟

維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中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

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

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

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

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車還宮月令曰禁婦人无蠶

按谷未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

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

春桑生而皇后視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

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

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

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

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中祭而已置蠶官

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

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

絜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

禊也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春者蠶也蠶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生已產二女二日中並不生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淨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厲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為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水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為

後漢書卷十四終

後漢書卷十五

禮儀志第五

梁炎合劉昭注補

禮儀中

|    |     |    |    |      |
|----|-----|----|----|------|
| 立夏 | 拜王公 | 講雨 | 桃印 | 拜皇太子 |
| 立秋 | 祠星  | 驅劉 | 案戶 |      |
| 臘  | 遣衛士 | 大難 | 冬至 | 土牛   |
|    |     | 朝會 |    |      |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十五

禮儀志

一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

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

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

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

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

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

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

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

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

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

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

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

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

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

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

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

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

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辰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

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

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

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

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

旱不得禱閉諸陽衣皂與土龍山海經曰大東止隅

求雨也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

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

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

日今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

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繪人

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

清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

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

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

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

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

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畝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諸里社通之於闕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

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



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獾猪皆燔之於  
四通神宇令民鬪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  
獾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獾猪聞彼鼓  
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  
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  
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  
母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梓曰于術七日為  
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  
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  
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  
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  
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  
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闕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  
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  
取三歲雄雞獾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  
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從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  
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上功聚巫市旁  
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且於中央植黃繪五其神后饒祭  
之以母節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  
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又

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火皆南鄉其間相去五  
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  
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闕外溝蝦蟇墓池方五尺深  
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庇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  
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繪九  
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繪九  
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又為小龍八  
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  
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  
立之蝦蟇墓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  
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母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  
之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  
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  
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  
北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墓池皆如春  
四時皆夷子曰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太體丈夫  
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  
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  
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



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

如故事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玄曰聖赤早

而去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

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繫社社太陰也

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

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禱賽以少牢如禮漢舊儀

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

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

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

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焉

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字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漢儀

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丁字漢儀有夏勤策

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

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

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讀策書畢

均旁祇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

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

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守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

皇帝為公與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



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  
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朱臣  
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  
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闕禮時  
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  
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  
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徐列  
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  
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聞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  
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  
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  
有莘與殷姜任母周一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  
宮曠位宋貴人乘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昭曜德  
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下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  
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  
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  
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  
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  
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皇皇后拜稱  
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

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  
檢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  
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  
赦天下皇后秩比國主即位威儀亦絃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百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憚其禮

以朱索連葦菜彌牟蠱鐘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

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方尚為飾夏后氏金行初作

葦莢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葦葦有叢呂氏春秋湯

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

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莢者交易陰陽

代與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

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

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改日夏



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

月令曰天子乃厲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

遶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 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

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蹋踞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待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



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

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  
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

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  
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

下承漢制也 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 漢官名秩曰賜  
司徒司空帛四

十四九卿十五匹古注曰建武 龜劉之禮祠先虞執  
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四匹

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

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龜腹白  
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臙而實

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 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龜臙

仲秋之月縣道皆安采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

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

國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

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

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

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曰日冬至夏

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

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

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



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寒  
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暑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  
律間等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  
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  
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  
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  
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  
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  
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  
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

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  
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  
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  
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竿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闕  
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闕皆音以竿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  
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  
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竿者  
當知竿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  
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  
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  
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  
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



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管  
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管音調則  
得法度得則無射之曆應管音調則四海合歲氣  
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  
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  
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  
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  
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  
理作陰樂以成地理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  
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  
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苑  
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  
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

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大官受賜陛者以次罷

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

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

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漢周論語注謂之逐疫氏有二子生而

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罔雨

蠃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



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饗所其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

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

俛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鼓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

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謙周論語注曰以方相氏黃金鞶矢射之薛綜曰俛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

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

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

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俛子備請逐疫於是

中黃門倡俛子和曰甲作食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

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

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

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

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魘魅斬犴狂斬委蛇腦方良囚

瘡樹仲而蠶游光注曰魘魅山澤之神犴狂惡鬼委蛇

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囚溺

於水中使不能為害變魘罔象木石之怪壘仲游光兄

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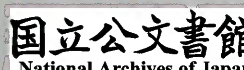
山獮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

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呼

沐臚埋蒼曰儻狂無頭鬼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

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俛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





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迭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

設桃梗鬱儻章莛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大桃樹屈三千里其甲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儻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歐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儻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窗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有神荼與鬱儻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終更始受介社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性食鬼韋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秩漢大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迎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令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一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

尚祠門戶直各禮道多少受也

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糴米二萬石

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

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

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

禮道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迎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

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

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

樂闕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令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一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

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

禮道多少受也

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糴米二萬石

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

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

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



百石以下雉

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百官賀正月

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

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

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

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

羞不踰牲宴衣不踰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

祭服輕重之宜也

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

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舉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

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

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

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

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享

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成

頭偏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

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

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魚跳躍

水作壽郭日畢化成黃龍長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

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開相去數丈兩倡女對

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踞局出身藏形於

手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謂者

疑

決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後漢書卷五

元龜卷四十一

禮記卷五

禮記卷五

禮記卷五



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夫食則命奏  
鍾鼓二曰周頌雅樂與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  
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升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饗  
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篪歌  
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  
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  
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  
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  
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  
以成樂志

後漢書卷十五終

後漢書卷十六

禮儀志第六

梁剡令劉昭注補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玉列侯始封貴人公主土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人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  
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  
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  
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  
 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  
 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  
 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  
 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繇緹繪金縷玉柙如女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繪十二重以玉為襦如  
 鑑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  
 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 飯哈珠玉  
 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哈珠玉  
 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飯哈珠玉  
 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檠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檠  
 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及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 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

告鄰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伏

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

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  
 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  
 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  
 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  
 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

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

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

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

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

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

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二衽太常上太牢奠太官

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

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

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

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

施輕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

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



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

皆無踐踐徒跣也

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

武吏布幘大

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尺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

以輦車皆去輔轡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四輪

輈為賞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

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漢舊儀

儀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

陵地用七頃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三丈堂壇高二十丈

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

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

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

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

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

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

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繪綺金寶米穀及埋

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大駕

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極及墓入壙以

立乘四馬先驅

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怖之貌擴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孳旂之  
柏黃陽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  
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  
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  
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  
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  
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  
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  
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  
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  
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  
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  
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  
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  
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  
載車著白系參繆縵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  
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  
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  
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  
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  
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  
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  
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  
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  
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  
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送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  
得竹簡一枚上有兩  
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  
問博士束皙曰此明帝時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

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  
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

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笥八盛容三升鄭玄注  
夕日陳明器以酉行南端為上

笥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

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鄭玄注既夕日黍飴

載以木桁覆以疏布鯁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

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

衛既夕日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侯也侯物  
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

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筈長而彤弓一卮八鄭玄注既

夕日羊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  
日槃匝盥器

盛湯漿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鐘  
謂之罇



注曰書曰笙鏞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篥以間亦名鏞虞鄭玄曰不懸之也

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啟一瑟六琴一箏一策一坎侯

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和干戈各一竿一甲一冑一

役器鄭玄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京茅為人馬謂

神之芻靈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

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

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

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

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

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

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

不以義割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從

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

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



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附於廟如

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

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

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

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堦中望內外不出室

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

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

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

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

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纖醴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

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

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

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

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

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

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

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

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

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

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

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

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一頃二

十畝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

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

虞在行馬內



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  
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有寺  
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  
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冲帝懷陵山方百八  
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  
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  
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  
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二百  
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靈帝文陵  
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  
陽二十里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  
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  
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  
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  
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魏文帝終  
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

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  
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  
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  
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柩金  
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  
封樹桑蔞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  
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  
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  
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  
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  
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  
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  
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  
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  
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爾大家爾富其葬爾厚珠玉金  
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  
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爾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  
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



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  
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類也人之壽  
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  
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  
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  
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  
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  
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  
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  
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  
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  
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  
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  
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  
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  
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與璠斂  
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諭于祖廟如儀長

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季漢儀曰未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出官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登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

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梓銀漢  
大貴人長公主銅纒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  
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  
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  
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季漢儀曰孝靈帝葬  
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  
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着素  
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  
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  
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  
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  
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  
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

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  
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  
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  
也亦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  
為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  
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  
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  
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尾  
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為棺  
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  
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



羣臣辭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漢書卷十六終

後漢書卷十七

祭祀志第七

梁刻今劉昭注補

祭祀上

光武卽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



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  
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  
圖曰建天

子於鄗之陽  
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

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  
最悉曰元始四

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  
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

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  
蕪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

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  
所在而事祚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

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信  
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

合體天地交運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  
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

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辰山川海星則北辰  
川節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淳汗皐澤以

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  
川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

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  
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

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  
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

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  
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

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  
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

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亞  
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

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  
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

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  
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

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  
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  
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







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陸陸五十八  
 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醜合三百六十  
 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  
 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  
 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  
 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  
 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  
 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  
 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

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  
 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  
 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  
 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  
 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甲  
 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  
 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  
 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  
 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  
 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縣考績不  
 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佞  
 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  
 以解天下之感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  
 可如元年郊祭故事

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帷  
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



向封時帳絳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

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

用犢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

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簞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

無陸郭醮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麋坐星厨倉具黍稷

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廣慶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對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詔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



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罅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溢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三代靡有同焉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道

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挂壁各一衣以繪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

六升鹽一升涉澗灞涇雒沓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侘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

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

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

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亦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

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濼十二月涸凍

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十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

馬傳送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

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

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既拒絕不

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

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

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

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

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





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

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

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遂東巡海上求僊人

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

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

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

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又勞猶

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

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

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

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

不夷狄慕義功德益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

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

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

無事於泰山今予未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

蓋應圖籙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

議者所誘進後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世知吾罪深矣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

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

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

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

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



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  
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  
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  
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  
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苑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卿  
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  
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  
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秦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

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  
封禪儀記曰車駕

正月二十八日發繼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  
聖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  
氏殿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  
十一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  
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  
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  
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侯雜中侯齊城陽侯水  
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白云某等七十人先之由  
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  
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  
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  
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看長五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寸一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  
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  
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率至  
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



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宜  
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瓦或為白石或雲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體臥石上  
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為之明復勉  
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  
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  
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夫尺途  
至天關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  
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細索可得而登也  
從者扶挾前人相率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頭  
如書重累人矣所謂磨肩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  
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  
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  
天明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  
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  
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  
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  
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  
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壇方石四維有距石  
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謂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  
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  
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  
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  
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口入  
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遣侍  
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侍

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

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

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洽不崇朝望秩於山

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望秩於山

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班于羣神孔安國曰

陵墳衍古之聖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

賢皆祭之矣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襄成侯序

後漢書卷三十一 卷之六十一



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  
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  
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  
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  
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  
拒九州平天下予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  
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  
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代出清河維命后經讖所傳昔  
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  
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  
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  
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  
犬吠之聲皇天矚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  
載與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  
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



度量衡

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

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

聘之禮

范甯曰五等諸

五玉

侯之瑞珪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纁

附庸之君執黃

二牲

范甯曰羔鴈也

一

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

死

所執也

贊

范甯曰摠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

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

范甯曰摠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

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履

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

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

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

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

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

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封禪儀曰車駕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出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

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孛致濃厚時

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

嶽之瑞以日為應也

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

封禪儀曰晨祭也日

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二百為貴臣諸公王

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曰對

輦曰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

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日中後到山上更

衣封禪儀曰須臾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

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尚書令奉玉牒

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

儀曰騶騎三千餘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

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

白黑各依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

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水深谿高岸數

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駭驛步從觸擊大

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

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

石下湖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

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

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

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

明日上帝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

發至梁甫九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

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

堪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四月己卯大赦天下

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舉高羸勿出

元年祖芻彙以吉日刻玉牒書由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大尉奉贖

後漢書卷三十一 禮志第十一



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

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  
 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  
 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前王者經略必以天地  
 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  
 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  
 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  
 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  
 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  
 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  
 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  
 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  
 斷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白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  
 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  
 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以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  
 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  
 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

可也若夫金匱玉函深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十七終

後漢書卷十七

卷十七

十三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第八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第八

梁劉合劉昭注補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筵亦王者相政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及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春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第八

梁劉合

劉昭

注補



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  
 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圓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上帝  
 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憲法入風四達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二十六戶法三十六而七  
 十二闢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入達九房解  
 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憲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  
 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為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如瓦其  
 上不忘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  
 古也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雍  
 也雍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靈臺未用事禮舍  
 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  
 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  
 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大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  
 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

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暑之灾  
 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  
 綜注曰於上班欽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  
 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  
 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  
 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為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  
 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  
 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  
 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  
 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  
 莫不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  
 堂事之太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室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之  
 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  
 穀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  
 節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



遠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  
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  
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  
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  
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  
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  
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  
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  
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  
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  
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  
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  
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

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  
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  
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  
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之秋多  
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  
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  
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  
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  
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  
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  
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  
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  
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  
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重乎明堂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虞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王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

而藏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夫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  
義鈞也而況彰其大北郊在維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  
惡以爲貶黜者乎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三十三年正月辛  
陛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南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末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陞醮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卽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

後漢書卷六  
卷之六  
禮記



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

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

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

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

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

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

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

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

不知所出舊以祀大今可兼以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

事天子入圉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獮劉語在禮儀志立

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建安八年公卿

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



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  
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  
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  
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  
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  
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  
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  
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蓋號曰助天  
誅唱之以羽舞之以  
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卽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

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成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孝文十二年命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二月上東

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

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

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殿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



祠禮畢命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  
儒者論難 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  
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  
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

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  
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命

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  
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  
方在大舍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

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  
土井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

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  
行貳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

不可當祭上從邵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  
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

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  
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  
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  
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  
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禮  
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  
知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  
復紛然文乘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  
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  
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  
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  
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  
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



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火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聖于山川崇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禴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于祖禴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編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觀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禴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考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爲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

後漢書卷六 祭禮 七



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  
 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  
 禘郊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  
 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  
 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  
 欲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  
 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  
 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  
 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  
 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  
 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  
 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  
 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  
 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  
 析歷辨碩儒終未擬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  
 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  
 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  
 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  
 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  
 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  
 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  
 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  
 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  
 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  
 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  
 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  
 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  
 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  
 標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標者積薪燔柴也今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  
 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  
 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



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  
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  
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節  
淳金鉤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終

後漢書卷十九

祭祀志第九

梁剡令劉昭注補

祭祀下

宗廟  
先農

社稷  
迎春

蠶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  
武廟古今注曰

於雒陽校  
宮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

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  
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

光武建武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十九

祭祀志

九



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  
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  
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  
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  
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羣臣侍祠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寧下公卿  
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  
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  
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

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壽陵歲時各且因故園

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

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

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臨祭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

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

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

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

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

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

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



幾年純奏禮二年一禘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  
 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央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  
 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漢舊儀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

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祖南面握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  
 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鈿器高后右  
 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鈿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  
 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  
 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  
 各配其祖坐如左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  
 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太鴻臚大行令九價傳曰起復  
 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贊  
 曰嗣曾孫皇帝敬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  
 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  
 輿坐贊贊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  
 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  
 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了子漢  
 儀有恒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風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  
 繫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瘠其嘉薦普淳誠



豐本明案醪用薦耐事于恭懷皇后尚養淑靜賜皇  
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會孫皇  
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伊光  
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政皇帝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等

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  
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主

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  
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迹建武乙未元和

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  
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入

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  
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  
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

之舞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  
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

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太  
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土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代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  
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

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

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  
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祭於穆

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  
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駭奔來

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舞如故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示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  
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  
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  
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密謀憂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  
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  
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  
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  
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  
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  
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  
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意  
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  
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  
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  
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  
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丁月十八日始嗣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  
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  
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  
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  
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  
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  
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  
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  
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卷九



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乘聖哲龍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胎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圻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續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宰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廂之中有石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祿乃祭之有禱亦祭之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皆躡禮也



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義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朝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

為宗不毀孝宣尊宗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以功德茂盛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皇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禮不致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

命申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丞丞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

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設勳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

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義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

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毀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

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

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

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义

遠但四時犧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宮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



及置章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  
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真其中既合孝  
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  
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  
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  
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  
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  
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  
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  
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  
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  
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  
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  
官是五行土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  
官之名耳方壇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首以  
自案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

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

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

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無

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

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與土地為

本也中雷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視申霜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

漢舊儀使者監祠南何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

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

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







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  
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  
祭各指其體今獨擯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  
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  
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及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  
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  
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  
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  
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  
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  
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  
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  
當言曰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  
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  
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  
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  
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  
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甲緣人享  
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

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出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  
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育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  
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  
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  
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  
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  
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  
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  
同先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  
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  
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  
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約之  
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取句龍為土配比其  
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  
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  
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  
也謂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  
門戶井竈中雷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

木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

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

籩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

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

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

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

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象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

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

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

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僞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豕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讐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

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遠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宮二十八宿

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

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

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

與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

胃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

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

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琊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

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

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梓潼辛亥

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

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

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

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

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

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

陽巳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

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荊州壬午為

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

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

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

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

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

襄子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

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

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適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憲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

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

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璣玉衡



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

巫咸周之史佚襄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

之裨竈魏石中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視

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

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善字大角大角

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鬪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

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

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

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

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畧具辰耀之本今

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

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

適建也樞運有適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

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

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

謂渙渾渾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

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

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

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麗鴻蓋乃道之幹也道

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八十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迥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

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龜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復。虬魚龍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絲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絲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才。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文志



石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古未存焉微  
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  
何以摠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  
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  
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  
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邊遠天則速行則  
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觀于  
東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於西觀于西屬陰日與月此  
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  
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  
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  
四星周伯逢滿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  
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  
憲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  
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  
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  
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  
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者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  
其舊又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

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議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  
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并有北灰滅  
爾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  
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  
明者禮  
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古曰其國其所以孛德字

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

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

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

則女善色權奪於后如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  
木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  
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  
于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  
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  
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  
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波池則  
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  
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  
如晏子之言字之張為周地星字于張東南行即翼軫  
與彗如似匪同

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  
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  
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  
士眾數萬人更始為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  
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  
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  
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  
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  
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為衝車以撞城為雲車高  
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  
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  
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  
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  
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  
昆陽奔擊二公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



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  
死者數萬人競赴澧水死者委積澧水為之不流殺司  
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皆  
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大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大微為  
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大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  
將軍皆以虎為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  
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  
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

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闔商人杜吳殺莽漸喜之  
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  
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  
其應也

先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  
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人鬼中漢  
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  
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  
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  
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  
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星之  
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  
足加帝腹上太史奏  
客星犯帝生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



犯軒轅

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及軒轅者後宮之

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

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白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

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

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問月庚辰火入輿

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更有聲隱隱如

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

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二萬人乘

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

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途號為白帝於文

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

繁長書例未通

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

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

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殺述弟

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

夜死明日漢人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

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



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已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六入氏暈珥圍角亢房

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

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

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閭與軍下曲陽臨平呼

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

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

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

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二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

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二年二月乙卯火犯輿

鬼西此黃帝占曰災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日貴人當之

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爲旱

鄒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

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楊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爲兵起也二月乙未至

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

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

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日

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歛以事繫獄除歲死營



室天子之常宮離宮死後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

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主

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

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

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

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鄰萌曰熒惑逆

行民為

疾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

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

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

嘗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為水衝水出之為大水是

歲五月及明年鄧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曰氣

為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

除宮之象也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火死此十日

主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

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

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將也

日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

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尅金天以制法其西南

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

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日主領珠錢鄰萌曰輿鬼者參之



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與鬼夜  
日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人與鬼大臣  
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  
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  
倍熒惑為凶衰與鬼尸星主死亡熒惑人之為大喪軒  
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  
崩

中元

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

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  
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  
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  
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終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第十一

梁剡今劉昭注補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安四十六

和三十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  
行光照地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  
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古今注曰 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  
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  
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雜  
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  
河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  
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

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  
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

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

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大  
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

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

水部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  
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

注曰歷斗建箕房過  
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鄰萌占曰客星舍  
房左右羣臣有吞

藥死者又  
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

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十一月六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

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

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

午月犯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

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

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

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

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

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房右驂為貴臣歲

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

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

咸陽使者高弘發二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

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



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  
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  
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傳  
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  
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

為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

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

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

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郝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災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

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

星犯入留又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

古今注曰大如

拳起參東南

有光色黃白

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大微東蕃石氏曰鎮



守參有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

土功事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戌子土在參丙

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壬戌有流星

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太微

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

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

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

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

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

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火災亦為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

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郝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

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

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二月甲子火在古南端門第一星南

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太星東北

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流星如鷄子起

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



宮西行到胃消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

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

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

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

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實憲為大將軍憲弟篤

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

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

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

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

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

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

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各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

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

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為水石氏曰為旱火犯房北第一

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

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

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巳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

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

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旱太白守參國

有反臣郝萌曰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郝萌曰熒惑守井有攻戰伐國也

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曰雜糴貴又將相死

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

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郝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喪春秋緯曰大白

入軫兵大起郝萌曰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大白守軫必有死王

北後九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

金木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

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

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

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承元

八年九月辛丑夜有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

流星大如拳起叟美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

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

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



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

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

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

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

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

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

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

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

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

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

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

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亦黃須

史西北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

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

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

國有變鄰萌曰多蝗蟲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

昴為趙興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



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  
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卽位是爲孝安皇  
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

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

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  
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津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

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

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

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

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爲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

誅臣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

弘悝闇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

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

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

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

太微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巳亥太白

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

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

晝見為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

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

中為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

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

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

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

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

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大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古為明堂

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合孛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

君柔不堪鈞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



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

易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

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昂

日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

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

大饑民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

食貴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

十日金錢散諸侯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

鬼一曰病在女己巳辰星人輿鬼中郝萌曰以罪誅大

主一曰將戮死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

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

當之國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

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

入輿鬼郝萌曰太白守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

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丁卯鎮

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辛巳太白犯左

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

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

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

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



哭泣

星占曰不一

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

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等

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

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

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

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

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走

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昂大赦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

郝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

日有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與鬼中

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

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

昂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

白入與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

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

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

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

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

徒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

還道寢疾至薨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

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為太后北鄉侯懿

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



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宗等立保  
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

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

人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誡昔齊桓公遭

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斲畢大星古有兵

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弒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

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捨楛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

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人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古忠宮廬之內有

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

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

天按擬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禱至變成悔之葬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

月犯心七月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

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

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

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

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

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

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



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  
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流於  
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越徒於  
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氏諸侯  
有斬者是冬班始履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  
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  
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  
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  
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  
斬首二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魂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  
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域北狄為寇害以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  
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  
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  
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  
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斗為吳

黃帝經曰不莽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日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

古今注曰巳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

輿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

輿夫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

辰星入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

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

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遽政陽定內署令石光

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

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

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

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

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  
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  
惑犯入之為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  
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

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

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

光熒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

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為邊兵又為

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刳清河相謝嵩欲立

王蒜為天子嵩不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

以惡人所刳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

歷東井輿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熒及三台為三公是時

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

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

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己

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



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  
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  
孝沖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  
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日有白衣之會 明年正  
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  
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  
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卷二十一終

後漢書卷二十二

天文志第十二

梁州令劉昭注補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一  
隕石  
獻九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  
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  
右掖門留十五日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  
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三十五

天文志

一



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  
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喪彗星見天市  
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  
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  
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  
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  
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  
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

鎮星為貴臣妃后逆行為匿謀辰星入太微為大水一  
日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  
太微中又為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  
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為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為水為兵  
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為皇后其三年四  
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為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  
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  
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  
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



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二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  
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彗熒惑  
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三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  
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  
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  
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  
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為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  
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  
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  
犯歲星為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為女主  
憂太白犯房北星為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  
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愷北鄉侯黨皆自殺  
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宮死宗親侍中泚  
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  
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  
統清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  
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為賊所拘略桂陽太



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  
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  
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  
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  
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  
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  
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  
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  
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歲星入太

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為  
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熒  
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為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  
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  
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孟瑄坐  
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  
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  
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  
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



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  
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  
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北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  
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  
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  
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  
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  
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

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  
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  
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  
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  
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  
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  
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  
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大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二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乘

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招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



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二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

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已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人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二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後漢書卷三十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卷三十一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志第十三

梁剡令劉昭注補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青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

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並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後徵不至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三十一

五行志



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

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

聘不友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宮室

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

音義曰無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奪民農時鄭獻享之禮

日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

有姦謀鄭玄曰充為朝廷房心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

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診

診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過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謂木失其

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

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厥咎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

承臣恣厥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淫慢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厥極惡孔安國謂則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

有服妖鄭玄曰服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時

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

孽則牙孽也至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

乎禍則著矣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

日青木色也青生惟金診木鄭玄曰診診也凡貌言視於此祥自外來也聽思心一事矣則逆人之



心人必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  
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謹  
告人也及妖孽禍痾青祥皆其氣類暴作說云氣之相  
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傷謂之沴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  
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  
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  
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  
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  
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  
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  
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  
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  
賦錢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  
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  
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  
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  
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蟊蟲也六畜不蕃  
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  
之廉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  
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  
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  
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  
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  
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致尊六事之體則貌言  
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  
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輳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  
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  
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  
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

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



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  
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  
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  
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  
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間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  
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  
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  
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

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

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  
樹上十七年雒陽旱麥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  
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大

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忠奏以為  
王侯二千石為文使

伯榮獨拜車  
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

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

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

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

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

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

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

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

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

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

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

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

髻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郡



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

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墮馬髻者作一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

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

所謂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

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

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頰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當

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

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

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

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

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悺取具瑗雖尅折姦首羣闖相蒙京都未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

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

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

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



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箠也今珍用之此天下  
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  
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  
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筵胡笛胡舞京  
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  
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  
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互  
相侵奪賈與馬齊矣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

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  
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  
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  
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  
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踏中  
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京  
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  
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



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即殺汙於腐死昔辛有暗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容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榼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榼

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於悴諸貴樂皆死亡也白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榼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



後漢書卷三十三 五行志 八  
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亦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慮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更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微數也商爲臣微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



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  
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  
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  
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

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袁山松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

汜闖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

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

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

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為輕百姓鄭玄注曰

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鄭玄注曰則金不從革

孔塗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注曰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

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

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鏹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



曰言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

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

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

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跡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灾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

國赤地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妖

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蟻蝻蝻蟬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

白青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乂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

流多時都太后以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

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維陽五年夏旱京

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

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

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

旱三月太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

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



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  
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  
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  
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  
不行萬民煩擾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故天應以無澤  
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  
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  
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

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維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

並早案揚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

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

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史孔豐乃上疏曰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

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

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

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

從之三日雨即降

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幸雒陽

寺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

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一

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

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

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旱得水

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  
旱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二年夏旱時西羌寇亂  
二年夏旱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  
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

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人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  
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  
傷災天子親自露坐  
陽德殿東廡請雨

沖帝永嘉元年夏旱時沖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

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

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

幼欲又自

十口今注曰本初  
二九年二月京師旱

節 相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除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古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  
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技也貴

擿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醵寡寡不足察陳蕃  
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  
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

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  
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  
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并祠手書要曰君况我  
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起居注曰建安十  
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  
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  
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  
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  
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止地上安

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

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已  
功專國號令以聽其私大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  
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寔白  
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  
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尉亭侯司  
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



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後  
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  
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  
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石  
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噪胡者不敢公言  
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為吏子為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  
為室金為堂石上慄慄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悉御怒案此皆謂為文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

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

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

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

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貴任

羣闈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

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續後徵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

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儀靈帝者輪班擁節

人河間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

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室也石上慄慄春

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慄慄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



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  
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  
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  
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實貴人代  
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  
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  
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  
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案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言茅喻羣賢也并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

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翽太常許詠尚書

柳分袁山松曰柳分權豪之黨為范滂所奏者尋穆史修後亦為司隸應

進者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宰川詣闕上書汝穎

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

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羣賢眾

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

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

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  
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

後漢書卷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五十五



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

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

承後屬安平靈帝既死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河間之縣為驗居無幾何而桓帝

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眾貌也是

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

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

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

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此

芒案到中平六年中侯登臨至尊獻帝未有尊號為中

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

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上

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皆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

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

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守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董謂董卓

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

後漢書卷三十三 五行志



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盛典制遂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舊曰世人天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天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

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于寶搜神記曰是時有華容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流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



深山全身厥灾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灾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灾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灾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途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

袁山松書曰光

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後漢書卷二十三終



